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陈箴卷/徐敏主编.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2

ISBN 7-5386-1976-3

I. 海… II. 徐… III. ①艺术评论—文集

②美术—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J051-53②J15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0311号

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陈箴卷

出版人:石志刚

丛书策划:功一 李丹

丛书主编:孙盟

编著:徐敏

译文:王春侠

译文校译:陈家伦

责任编辑:李丹 功一

装帧设计:温力

技术编辑:赵岫山 郭秋来

陈箴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14 印数:1-3 000册

版次: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6-1976-3/J·1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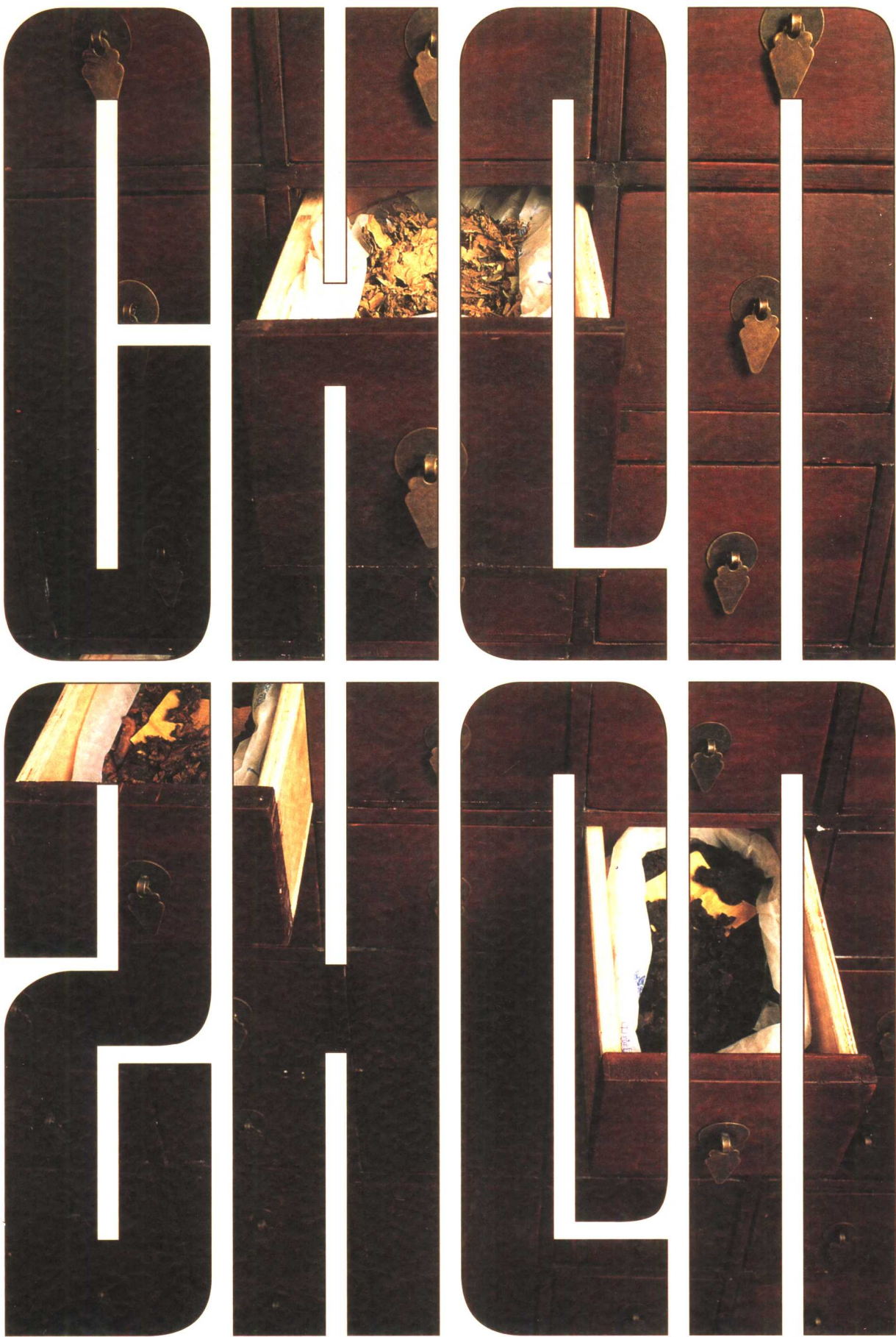
定价:89.00元

海外华人艺术家
谈艺丛书·陈箴卷

陈箴

JM

吉林美术出版社



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
陈箴卷

陈箴

编著 / 徐敏

吉林美术出版社

目录

序言/Harald Szeemann 9

序言/Jérôme Sans 11

编者的话/徐敏 15

陈箴，一位协同作用领域的非凡探索者/侯瀚如 21

物品·第二自然

水/精神超渡 34

火/灵魂再现 41

泥/入土为净 48

物品/生死轮回 57

融超经验

融超经验/陈箴与竹咸谈话录 73

走/精神出走·无家文化 96

双重出走/离山观景·返乡从艺 106

东西文化/冲突与永恒的误会 126

陈箴与内哈玛的通信 135

绝唱——舞身擂魂/谭盾 149

创作姿态/旅居·共鸣·抗衡 152

陈箴与汉斯的谈话摘录 152

一个终身的计划/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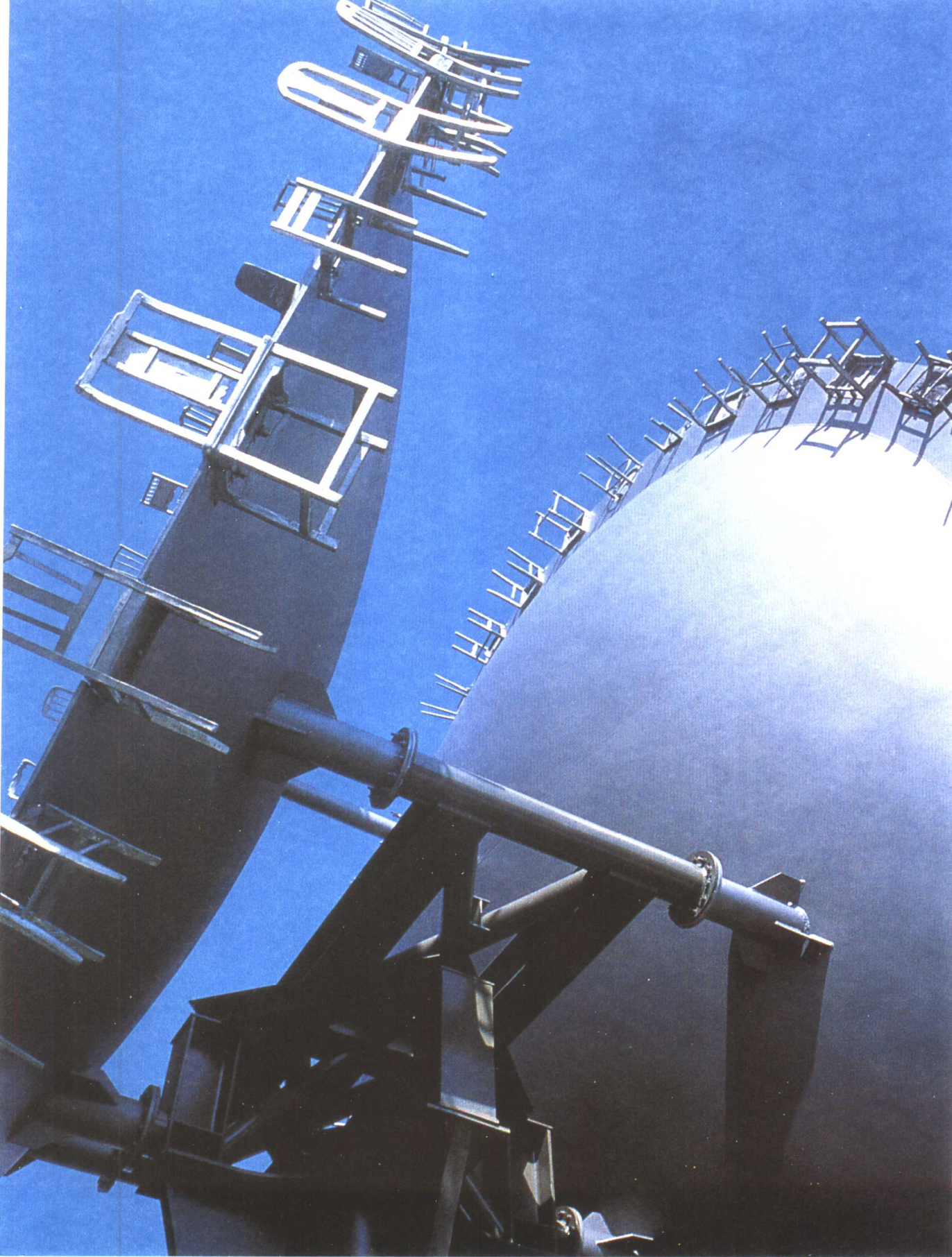
魔法礼赞 164

从能量到能场/

陈箴与竹咸的一篇未能完成的谈话录 180

忆陈箴 193

陈箴年表 216



序 言

Harald Szeemann

王春侠/译

如果您渴望了解陈箴的作品借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有3种途径可以帮助您达到这一教育启蒙的目的：深入钻研陈箴的学识，超越客观物体与抽象比喻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宽容的胸怀和智慧的头脑将二者结合起来。陈箴的作品包罗万象、有音有响，他提出反叛的精神，倡导扰乱，反对和谐，主张对生命进行重新整合。他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箴所传达的讯息总是明朗与晦涩相生。在追求灵性的征程中，这些信息甚至蕴含了几层深意。这一灵性的概念不把头与尾、左与右、生与死、和谐与无序看成相反的事物，恰恰相反，他认为它们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灵性促使人们将记忆从未来转移到现在。你能够感受到这一思想的律动。这与欧洲学者伯兹的思想十分相似，伯兹帮助我们改变了“非欧洲人”的概念，不再将之视为“局外人”或者“异乡人”，而同样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而自发的表述。他也采用基本的素材，另外，他不把资本解释成金钱，而将之阐释为整个人类所取得的巨大创造。他希望将这一概念融入到存在中，融入到生活中，恰似一股创造性的能量在流动，这种涌动的能量势不可挡。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充满睿智的传统辩证法迥然不同地被认为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策略而已。玻璃吹出来的“器官”……固然很美，但就算它们“永不破碎”，也没有谁能保证它持久长存。谁会比陈箴先生更有才华、更为卓越，更为深刻地表达出人类的一个希望，

即人们都走到谈判桌前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商讨，力图避免暴力与战争这一毫无指望的希冀？在陈箴的作品题为“永恒的误解”的《双圆桌》中，就像首座哥特风格建筑所表现的理念那样，两张圆桌拼合在一起，提示在深层次存在着联合的可能性，一种诸文明不可思议的联合。嵌在双圆桌周边台面上来自各地区的座椅似乎暗示着一侧为东方，另一侧为西方。这件作品似乎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时间是否被抹煞了？何时该诉诸暴力？何时采取谈判的手段？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仅表示不再把冲突看作是对立了？亦或是“文明的撞击”（clash of civilization）所产生的威胁？按某些作者，如 Serra 所创用的术语，陈箴是在某一特定地点工作，但是这种“确定地点”不只是一种造型特征，更是一种精神特征。他的语言流光溢彩、奕奕生辉，体现在字里行间和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之中。

陈箴二者合一：他是罂粟花，花期固然短暂，一经采摘便迅速凋谢；他是向日葵，给人以养料和光明。

Harald Szeemann

评论家、策展人，威尼斯双年展主持人（1999年、2001年），
法国里昂双年展策展人

序 言

“我不故弄玄虚，但我力图去创造它。”

——艾黎亚诺·哈特尼与陈箴的访谈录

Jérôme Sans

王春侠/译

陈箴作品的主题所蕴含的意义极为宽泛，我们很难用任何一个或者几个主要观点对其进行界定。即使在今天，陈箴作品中这种丰富而又多触角主体的多重中心仍然向人们展现着全新的视角。它是开放而又积极活跃的，它在不断变化。显而易见，陈箴精力充沛，拥有巨大的创作能量，他选择通过艺术来传达这种能量。他尤其坚信一定存在着一种有效的包容能力，这种能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创造了一个交流对话的系统，宣扬了一种效能。这种效能可以解决个人与社会、自然、科学、技术、政治之间的误解与冲突。艺术成为各种外在联系和内部联系的平台。人类处于此大环境的中心位置，通过文化、宗教和哲学差异创造出一种和谐。

陈箴的创作是一个过程，一个从四周到中心的运动，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陈箴来说，空白本身就是一个位置，一种个人的艺术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并把它变成一个客观的综合体。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随后的资本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陈箴一直是一个本土文化的热心观察者，但是他总是尽量避免卷入任何派别。陈箴认为他必须将自己的本土文化向外来文化全面开放，使自己沉浸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并进行多重交流。西方已经成为探索和知识的一把钥匙。他无法企及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他只能通过零散信息去了解这个世界。感受异域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于1986年离开中国。陈箴到达了巴黎，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种民主和消费的模式。

式，这种模式与想象中的西方截然不同。这是一次绝佳的经历。纯粹的文化冲击，成为陈箴未来艺术规划的廓清力量和发展动力。对于祖国的体制，他不太熟悉；对于法国的情况，他感到陌生；陈箴处在两种体制的边缘，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跨越两者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架在两大洲之间和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条道路将会引导陈箴走向共同的语言。语言是全球化时代进行交流、沟通的手段，在艺术、医疗、文化认同、政治、生态学和都市化等领域进行知识和概念的交流与竞争中必不可少。陈箴的作品试图建立一个跨文化的对话和思维模式，他向世界发问，向人的本性发问，考问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门新的语言、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会兼顾精神、技术、物质和非物质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这是进行艺术创作时通常要持有的态度。陈箴使用“融超经验”（transexperience）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点。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是一种由身份证明积累起来的表明个体的文化和人类经验。它是一个内在与外在相关联的体系，也是一个发展的蓝图，其中蕴含着睿智、深刻的思考，其潜隐的心理机制能够将所有的经验整合到一起，并使人们深受影响而不自知。随着陈箴艺术创作的发展，融超经验的观念也成为表达生命与思想的全球性题目，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

陈箴因远离祖国而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位“精神上的逃逸者”，他通过“融超经验”这一概念讲述了他对精神孤独的追求，这种精神孤独将会促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和他人。陈箴的这一追求必然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文化孤儿，“不属于任何事或者任何人，但是拥有一切”。

20世纪90年代，陈箴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迁移到其中心地区，再从中心地区回到边缘地带。他将10年来不断的旅行和移民转换成一种艺术上的创作动力，转换成一种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旅居—共鸣—抗衡。这一方法促使他在每次逗留期间或两次逗留的间隔期都会创作一部作品。有3个阶段可以表述陈箴的方式，他融入到一种文化当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能够充实自己，吸收人类既有的丰富经验，并在与某一地方进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详细地阐述了艺术。这主要有3种情形：一个人决定渗透进入其他环境的方式；

反对文化断裂中的陈词滥调，所有的反对、比较、判断，就像对待东方和西方、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态度一样：抗衡西方单一文化，及有意识或无意识种族中心主义的限制。为了避免落入这一窠臼，陈箴将自己在移民中重新定位，在文化的外围、边缘地带重新界定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似乎他从来没有失去对文化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带感知的敏感意识。

陈箴的作品中充满了这些势不可挡的运动，采用多重视角，从无限大到无限小，从全球性却具体细微的人与事到人的身体和精神尽览其中。他的方法蕴含着亚洲哲学（佛教、道教）的灵性，促使我们思考，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每天对生命进行诊断，这让人回想起陈箴曾经有过的其他计划：他想成为一名中医，从事中医药工作——他的这一愿望源于他的亲人都是医生或者医药研究者。同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突然患上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这重新唤醒了他的愿望，他意识到自己暂时可以有一个解脱。他的作品逐渐涉及到疾病和医药，直到后来这些计划自身也成为一种艺术设计。对陈箴来说，中医学的实践和思考过程很接近艺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一个永远的实验室。从那时起，他的生命和作品毫无二致、融为一体。自身成为他进行试验的领域，尽管他的身体从未同样地表现出来。他以身体作为比喻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提问和谈论人的精神。他对生命、体验和艺术创作阐释的迫切感，都在他丰富的作品和文章中表达出来，而他的英年早逝留下了35件有待完成的作品计划。这是他生命的征程。

“艺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予一个人的行为以意义和精神，并将这种价值和生命本身联系起来。”

Jérôme Sans

评论家、策展人、

法国巴黎东京宫现代艺术展览馆馆长（2000年—2005年）



编者的话

徐敏/文

陈箴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从小接受父母与祖父的严格家教，品学兼优，数学是他的强项。除学习以外，各种手工制作可谓他的业余爱好。他常把零用钱与车钱省下来买船模材料，然后步行去他表哥家切磋做船的技法。精益求精是他从小养成的做事要求。

少年时代的陈箴有个梦想，长大后要成为一名专业体育工作者，当时他的百米短跑纪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学校的游泳与篮球比赛他也是主力。在他以后的艺术生涯中，还常听他提及这些事，并常用竞技体育中的拼搏精神自勉。他常说，“一个人光靠聪明，不努力，永远成不了大器。就如短跑一样，要赢得一秒钟，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他还常以他哥哥为榜样，“要说智力，我哥哥比我强，我是笨鸟先飞，全靠后天的努力用功。”“长征”也是他喜欢用来作比喻的词，“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凡事要坚持不懈，如长征一样，不管路途有多遥远，多曲折，看谁笑到最后。我对前途充满信心。”

中学毕业时，正巧碰上上海工艺美校文革期间恢复招生，陈箴凭着他那双灵巧的手与精湛的素描功底，入学深造。经过3年的绘画、雕塑与造型基础训练，他深深地爱上了艺术这一行，亦有志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

从工艺美校毕业后，他以优秀的成绩留校任教。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是一个好学生，同时又是一个好教师。在以后就学的上海戏剧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巴黎高级美术研究院、法国南希美术学院，他都曾是先做学生，后又被聘请为教师或客座教授。

气游图（左页）

1985年 中国 上海

尺寸：190 × 110 cm

摄影：Philippe Fuzeau